

坐以待毙，还是断臂求生？

哈尼亚的“现实选项”

文/范鸿达

当地时间4月20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来访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在长达数小时的会谈中，埃尔多安呼吁加沙战争尽快停火和巴勒斯坦内部要尽快实现团结，强调了土耳其对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坚定支持。埃尔多安还特别谈到，不能让以色列-伊朗冲突分散了对加沙的注意力，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是实现中东和平的关键，土耳其会为之继续努力。

虽然埃尔多安的表态相当积极，但是哈尼亚和哈马斯如今正面临着“至暗时刻”是不言而喻的。在以色列的猛烈攻势下，哈马斯的大部分军事力量已经被摧毁，加沙也正处于以色列攻打南部重镇拉法的紧要关口。包括三个儿子在内，哈尼亚的多名家人也在以色列的轰炸中身亡。

另一方面，以色列和哈马斯关于停火和释放人质的谈判仍然没能取得明显进展。作为2012年以来哈马斯总部的所在

国，卡塔尔近期与美国互动频繁，甚至有媒体报道说哈马斯正在被迫考虑把其总部撤离卡塔尔。

目前，以色列仍然在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加沙的三大作战目标，即彻底摧毁哈马斯，带回所有人质，加沙去军事化成为对以色列无威胁之地。就在21日的电视讲话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暗示，因为人质获释谈判没有进展，以色列国防军将很快会在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军事行动。已经聚集了加沙一半人口的拉法一旦陷入战火，大量的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的恶化在所难免。当然，哈马斯也将被进一步摧毁乃至覆灭。

面对如此艰难时刻和极度困境，虽然有埃尔多安的积极表态，但到底是断臂求生还是坐以待毙，哈马斯也不得不尽快做出抉择。毕竟，外部支持力量能否发挥作用，更取决于自身策略是否得当。作为现任的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哈尼亚的选择余地似乎越来越窄。

从主政巴勒斯坦到主政加沙

2006年1月，也就是以色列沙龙政府单方面取缔加沙定居点并完全撤出犹太定居者四个月，在一场有美国和欧盟在内的国际观察员在场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倡导廉洁政府和高效行政的哈马斯战胜了腐败丑闻缠身、对以色列政策也没能取得成功的巴勒斯坦第一大政治派别法塔赫，赢得了132个席位中的74个，法塔赫仅赢得45席。在这场选举中，哈马斯赢得组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政府的资格。2006年3月29日，由伊斯梅尔·哈尼亚担任总理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政府宣誓就职。这位哈尼亚，就是现任的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

虽然哈马斯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但是国际社会对它却认识不一。哈马斯是在1987年巴勒斯坦反抗以色列占领的大起义爆发后不久诞生的，谢赫·艾哈迈德·亚辛是其精神领袖。新成立的哈马斯认为自



已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巴勒斯坦分支，认为对以色列的圣战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方式，不承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而且认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暴力攻击。1991年，强调军事斗争的哈马斯组建了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军事部门卡桑旅。对于1991年开启的巴以和平进程，哈马斯持反对态度，也不认可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和以色列达成的《奥斯陆协议》。

但即便是亚辛，他也多次表示，他和哈马斯反对的不是犹太人，而是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占领。亚辛等哈马斯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言论存在一些矛盾性，哈马斯的反以行为也有多重表现，各国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评价哈马斯所需要的证据，因此国际社会对哈马斯身份的界定有分歧，有的认为它是恐怖组织，有的认为它是抵抗力量。

在2006年赢得立法委员会选举的时候，哈马斯已经被以色列、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等认定为恐怖组织，因此这次选举结果遭到它们的质疑甚至是否定。由联合国、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组成的中东问题四方也表示，除非哈马斯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放弃暴力并接受包括《奥斯陆协议》在内的多项巴以之间达成的协议的有效性，否则它们不

会与哈马斯政府打交道。但是哈马斯对此加以拒绝。之后以色列和美国等对巴勒斯坦哈尼亚新政府实施了制裁。与此同时，因为哈马斯和埃及“非法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的密切联系，当时处于穆巴拉克执政时期的埃及政府对哈马斯也持反对态度。

除了这些外部反对者外，哈尼亚新政府还面临法塔赫的挑战。作为巴勒斯坦的第一政治力量和长期的政治主导者，本次选举的失利以及它与哈马斯久已存在的意见分歧，导致法塔赫对巴勒斯坦新政府不予配合，这使得哈尼亚新政府根本无法有效运行。哈尼亚新政府的一些改革计划还触及到法塔赫的切身利益，双方很快就爆发了公开冲突甚至军事战斗。2007年6月，哈马斯将加沙的法塔赫力量驱逐出去，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随之宣布解散哈尼亚政府，并将哈马斯称为“非法组织”。此后，哈马斯主政加沙至今，巴勒斯坦的两大政治派别也一直处于分裂状态。

未能奏效的“温和化努力”

主政加沙后，哈马斯仍然坚持对以色列的暴力斗争，双方在2008~2009、2012、2014、2019、2021年都发生过军事冲突或

战争。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战争则仍在进行中。2007年以来，以色列一直对加沙执行全面封锁政策。因为加沙与埃及接壤，因此如果没有埃及的积极配合，单靠以色列是无法完成对加沙封锁的。不过，由于哈马斯与穆斯林兄弟会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埃及常常配合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

身处加沙的哈马斯获得了卡塔尔等波斯湾阿拉伯国家、伊朗和土耳其等国的资助和支持。过半的加沙居民被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登记为难民，联合国对这个群体的援助也一直没有间断。此外，加沙也获得一些宗教收入、侨汇和私人捐赠。但是由于频繁遭受以色列的军事打击与破坏以及哈马斯在对抗以色列上的高投入，再加上以色列和埃及的严密封锁，加沙的经济发展相当糟糕。

2017年5月，哈尼亚被哈马斯选为该组织新的政治领导人，成为该组织事实上的最高领导者。此后，哈马斯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了一些修改，比如进一步澄清自己的斗争不是针对犹太人，而是针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暗示可以接受以1967年战争前的边界建立巴勒斯坦国。哈马斯还努力划



左图：4月20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中）在伊斯坦布尔会见来访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左四）。

右图：4月7日，耶路撒冷，人们在以色列议会大楼前集会，敦促政府与哈马斯达成人质释放协议。

本文图/视觉中国

清自己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界限，认为自己独立运动而不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因为这些朝着温和化方向的努力，哈尼亚被认为是哈马斯内部的温和力量。

尽管如此，巴勒斯坦问题的长期悬而未决以及该问题被日益边缘化的现实，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策的持续强硬，哈马斯与法塔赫的内部竞争，以及一些国际支持力量变化的影响，还是导致2023年10月7日加沙武装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并导致新一轮哈马斯与以色列战争的爆发。

如何“断臂求生”？

哈马斯能够在加沙发展和存在了这么久，有以色列特别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包庇的因素，希望用它来制衡法塔赫。2012年，哈马斯总部落户卡塔尔首都多哈，也是在美国支持下实现的。但是，去年10月7日的“阿克萨洪水”袭击发生之后，以色列特别是内塔尼亚胡对哈马斯本来就存在很大争议的包庇，美国对哈马斯本就不多的认可，都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它们要彻底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力量）的决心。

4月2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总额高达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其中给以色列

的约263.8亿美元。尽管美以特殊关系正在遭受日益增多的批评，但是，迄今华盛顿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支持仍然是毋庸置疑的。在这样的形势下，哈尼亚领导的哈马斯正站在悬崖边上。

在过去半年中，美国和世界各地出现非常多的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言论和集会，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对此要有一个客观的理解和分析。如今，在美国，针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行为正在遭遇旁观者越来越明显的漠视甚至是反感。而且，即使是那些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行为，也并不一定是对哈马斯的认同。

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在以色列境内进行无差别杀害并抓获包括第三国人士在内的200多人为人质时，哈马斯如今遭遇的极端困境基本就已经注定。现在，是断臂求生还是坐以待毙，哈尼亚和他领导的哈马斯都要尽快做出选择。

在当前的形势下，如果哈马斯选择“断臂求生”，至少要尽快做出以下三项决定，尽管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看上去“很具挑战性的任务”。

第一，要尽快释放和送回所有人质，不管是在世的还是去世的。用人质特别是平

民人质做砝码，不会给哈马斯带来任何实质性收益。即使继续把人质扣在加沙，也不会影响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既定打击，而且会减少以色列在其他事项上做出妥协的可能。

第二，要主动解除自己残存的军事力量。以色列攻击拉法的根本目的是消灭那里的哈马斯军事力量，在自己的大部分军事能力都已经被摧毁的情况下，哈马斯已经无力应对以色列的军事进攻。在没有丝毫胜算的情况下，目前对哈马斯军事反抗以色列的任何支持，都可能意味着加沙更大灾难的降临。

第三，需要明确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合法性。以色列早在1949年就被联合国接纳为正式成员国，迄今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超过160个。巴勒斯坦人正义的反以色列占领斗争，也一定要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进行。

上述各个事项一定是哈马斯在与以色列的谈判中完成，因此也一定会伴随着以色列在某些事项上的妥协。在此基础上，哈马斯作为巴勒斯坦的一支政治力量，与法塔赫等其他派别一道积极寻求巴勒斯坦的政治统一。没有巴勒斯坦各政治力量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的共识，“两国方案”就缺乏现实基础，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更没有诞生的可能。在内部统一的前提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要充分利用目前比较有利的国际形势，积极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解决。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哈马斯在内，巴勒斯坦各方政治势力要更加理性地设定自己的追求目标。★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